

名山游記

名山游記

吳郡王世懋撰

京口遊山記

京口諸山若北固金焦名特著余行役皆一再至焉客數津津誇招隱之勝恨未一當吾遊萬曆癸酉首夏三日余謁選北上將至京口與客謀爲招隱之遊悉屏騶從治野服同遊者周徵君公瑕尤子子求李子時養陸子楚生曹子子念暨余從兄瞻美從子一龍凡數輩皆覓筇輿

魚貫而行南折數百步入山麓間田疇相望舍
桃錯植已循一大樹行可五里許則兩山對削
中厓容徑徑稍紆盤漸入深窅余從輿中望見
山從面起迴抱逕絕乃招隱寺榜旁出林間余
亟下輿呼諸君前公瑕故嘗遊招隱者揮手止
毋入寺觀銀杏樹婆娑奇甚相與蔭其下圍抱
竟五人寺僧云是齊梁以前物意且千年矣從
大樹稍折而東南觀虎跑泉泉滙爲二池有亭
界其間池之外爲流觴數曲池之溢而出山處

也又稍左而上爲鹿跑泉泉視虎跑稍清而據地特勝其亭後臨泉前視大江浸浸若湖卜可榼無易斯亭者公瑕云度嶺稍下爲招隱洞余聞銳欲覽勝輒偕健足者躋焉涉頂四望則金焦諸山培壘並出矣稍下並崕而行得所謂招隱洞者洞可坐廿許人坐頃之公瑕以二童子掖而至至則憊矣第手指他洞及題石處余復從吏同遊者往探之岩石稍稍異態以洞名者無慮六七大都不能甚奇而嵌空牙屬竅若關

轉亦一勝覽也。所顏玉蕊等名及磨崖字讀之
皆弘正間人筆耳。覽竟從它道返入泉亭。命酒
脯觴數十行。起入寺。已登小閣。下別山。僧將取
道京口入舟。顧日尚中。謀所以竟日者。僧指輿
者言。今小紆道。張王東嶽諸廟可遊也。遂促輿
行西北。久之出山。覩路旁有寺。曰鶴林。廢不可
遊。張王廟者。俗稱張大帝。蓋水神也。廟旁居民
爲優賽神。鬻不可近。顧餘瀝在榼。無所席飲。而
廟左有酒家。可塲而坐。當鑪者出。應客亟命。溫

酒逋觴進之從兄以歌者二人從公瑕命歌數
闕頻十餘觴往來者莫測爲何人榼告罄大咲
而去復稍東折見一高阜東嶽神廟焉廟甚宏
整瞻謁而出意覽勝止此矣出廡東北行數武
見長堤橫亘里許大江近若來撼江上諸山羅
立東望鐵甕城萬井鱗鱗烟日晃蕩百雉爭出
諸君共謹言最勝地也游人士女往往席堤而
飲徘徊久之命輿而去迤邐入舟日猶熒熒在
崦嵫相顧遊且未倦而餘酣賈之促命更其殺

酒步而行江千里許至蒜山山在淤洳中不可
登時潮落網懸風日澄鮮隔江樓櫓舳舻歷歷
可指金山正當面峙繡碧相向若褰裳可往稍
進窮渡頭折而登銀山山跨出江中古殿頽剝
可怖余攀磴行據殿後危石而坐俯瞰江流齧
石作汨汨聲須臾日墜波間江光縹碧紫烟忽
籠其上顧望久之數觴而下歸途蒼莽持觴者不
卅步輒一觴比近舟則燈火滿街尠矣因訂明
晨爲焦山之遊公取素怖水謂諸君毋相遲僕

且從象山渡余業知其不能矣听然咲别計平生登覽尠有窮日力如此自幸不爲俗吏所縲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

京口遊山記

下

以遊招隱之明日理楫遊江上山同行者子求夜別去公瑕入城益以周子伯中附舟徐王二生兒子駟從其師周子行始入舟風蕩舟檣危動從兄瞻美立渡頭逡巡竟不敢下余與諸君謀所先舟子來告焦山便金山不便余雅意在

焦山亟領之比挂席行駛若馳駿安若就衽瞬
息抵沙岬矣嫩葭黃麥錯雜錦色俄覩碧柳盡
挿波間連卷異狀巨石偃仰映柳中出余時已
大樂之登岸入寺寺僧出迓不記余爲舊游客
也首問郭次甫道人所在荅以淮陽之役爲之
悵然已復咲曰有焦先生在何所事郭生入方
丈啜茗少憩即循崖登山道人庵在翠微金山
當其面出庵若相賓主息足庵中已稍折而上
爲佳處亭有楊石淙閣老碑記公瑕篆書題壁

間山多密篠蒙茸徑側攀緣而上遂陟山巔巔
有亭角其四周形似浮屠僧云廢浮屠也言或
有據云東望海門與天上下圖山或爲有無金
鼇若拳西浮水面不當一柱矣迤邐欲下以未
探三詔洞更取它道瞻謁而返九上下所得磨
崖字無慮數十百剔辭讀之多兩宋人名次亦
國朝名筆也下入水晶庵始命設罇疊庵當南
面最勝坐瞰江流象山近若可梁檣軌往來必
出其下坐頃之見隔江綠楊萬樹中一絳衣女

子掩菰斐壘稍稍遂臨渡頭若將渡者已復穿
綠楊去子念從一二少年望若不勝情戲爲呼
白浮之飲竟謀歸余奮曰游焦山不成宿那得
成遊亟呼稚子携吾枕席來諸君皆響應促以
舟往旁院僧舒庵者頗解事將與窮山麓之勝
因拉之行始過一院幽閨無他奇獨藤花翳牆
香氣鬱勃可愛已復下循東麓而行歷僧舍盡
爲北麓兩小山並峙江中若雙闕然淺流細石
相戛爲金玉聲則余向所濯足處也從茲以西

墜石林立奇瓌競効人從石罅中行尋華陽瘞
鶴銘讀之尚班班可識其半或云瘞事者厲爲
之銘故在水中然亦奇矣石之大者若皇小者
若室偃者若釜立者若屏若玦而完若剖而連
據石仰望上爲三詔洞諸崕陡削數仞枝蔓緣
綴皆奇觀也日已垂墜虞淵復入方丈飯僧齋
畢始訪舒庵院旋汲江泉煮新茗啜之而出一
鉤新月已微抹樹杪如霽如靄佇望久之見餘
皇數十乘風快過鼓吹間作蓋圖山軍帥也目

送須臾盡若去鳥暝色漸甚微茫中一短帆來
向迫視故向所遣舟也業已得衾稠樽酒繼至
乃復歸方丈爲夜飲二歌者故在其一能以蘆
管諧歌蓋絕技也客徐生者不善飲而憨態子
念與時養故勦之酒輒大醉乃已就枕畧臥頃
明而起逕趨東麓視日出久之始上亦不能異
尋常晨食畢舟人告潮生比入舟則循沙岸而
牽盡沙復張帆向南岬百丈牽水中難甚稍抵
北固灣時養請復爲北固之游余時火發於滕

作楚強楚而從竝柳岍南行里許至山北不可
登復進而南爲閱士塲魯將軍方大閱伐鼓淵
淵兒子輩多趨視余扶掖登山禮新鑄大士像
畢復折而上盡級少憊念酒盡無可爲歡頻之
見三肩輿冉冉至時余從子堯佐亦續至涼涼
心念此三輿得無公瑕暨瞻美兄將從尋來乎
又安得以榼從也稍上迫之良是懽呼就揖若
別經年顧二榼累累從行殊濟吾事時養衆中
獨色喜甚謂不從吏茲遊者當冷此三君子失

所來因與登眺南爲甕城東爲焦山西爲金山
爲瓜洲一覽盡矣已轉入一新祠檠楠華整視
其額御史陳君祠也出祠返大殿魯將軍以卒
來令汎掃便客坐卽其處傾榼焉城內外綠楊
映帶樓觀四聳足稱佳麗之區公瑕復道孫劉
斬石在山下好事者亟往觀焉亦渺漫不可爲
真余時手犀觥立楹上望軍伍坐作縱金歷歷
而散從子堯佐尤善飲沃之酒則立罄乃各散
去是夜置酒舟中與公瑕瞻美兄別舟至京口

始立櫺風不便輒止不行而余以其隙得遍遊
諸勝處無簡書嚴程之苦而及有故人子弟之
樂即岩居決策裹糧而爲京口遊所得無踰此
矣是行也唯金山不登諸君皆數遊者而余與
子念三人明且掠江而渡金山在眉睫間過遊
於是乎無憾因爲之記凡得上下二篇若三山
名蹟具前人所爲志中茲不當道

游匡廬山記

匡廬山傍壓彭蠡湖豫章北戶也其高太絕無與比山之陽曰南康從湖中望山根下插虞淵上障碧空爲濃淡兩天其陰曰九江九江瀕大江去山二十里而遙從東林寺入山紆行且三十餘里然以孔道故客多游者南康則分守治寄焉東去開先寺瀑布水可十里北去五老峰白鹿洞可十五里余坐小樓中則五峰隱禱其後而瀑布灑灑傍墜然爲吏虞妨務重煩人不

得以無事數游萬曆丁丑春直指使者巡九江
余以爰書卽訊從竟三月不能至所謂東林天
池者已歸南康始以故事當釋奠先師爲一至
白鹿洞從諸生講說間道歷棲賢橋覽金井玉
淵而返首夏入豫章道瀑布下入寺始獲觀龍
池望香鑪峰文殊臺扶掖積級而登將憇黃崖
寺以窮瀑布之勝中驟暑病甚不能至比入省
則兩臺檄以入賀余時已有乞休志不得已爲
一行卽可於道引疾乃歸治裝將復受檄豫章

擇日且發歎曰是役也吾不還矣卽歸而吳中父老好事者間詢若所游匡廬何狀則噤曷以對有如異日裂裳裹糧而行游能復至故所治從人物色乎立問騶者何所可至天池應曰度棲賢橋而上爲含鄱嶺此走天池道也是可半日第鳥道不任大輿卽籃輿時櫟步得至耳余自度力可辦乃謀以五月之望別吏民信宿白鹿洞而行先一夕雨潺潺及明弗止將午雨小疎鄉大夫憲副熊公祖道城西門小坐雨止別

去肩輿竝城北行見五老峰出沒雲際巉巖漸
來逼人漢陽諸峰右帶白雲中冒出綠靄積雨
下注成瀑布亡慮數十百條盡如玉虬飲澗顧
視大樂之已稍入山度枕流橋將至洞所則澗
水挾雨噴薄石間紫陽大書粼粼水底似非曩
觀矣是時府守貳縣令及諸生皆從余謁廟畢
與諸生立小講質疑者人人爲盡所蘊而去已
乃易服婆婆覽鹿眠場釣魚臺諸勝處凡前人
所爲亭榭俛而聽泉者仰而望五老人者介而

朝先師廟者率一登眺視昔游加詳覽畢入堂
堅辭二別駕及縣令先歸守廬君貳王君獨留
主洞學者蜀熊君故讀書中秘以謫闥幕來廬
君博士時弟子也先一日自豫章來余邀之同
爲天池游逡巡謝曰甚願第與一少兒偕來勢
不能獨令兒留余業不可強遂已至是與三君
夜坐余顧三君僕且去願少縱談毋尚微纒俗
吏爲語小劇熊君故豪忽起自贊曰請以兒村
廬先生而跳身從明公三日游余及二君皆太

喜乃以質明屏騶導盧王二君暨熊君從從沮
如田間行可七里至棲賢橋橋跨絕澗度其上
若坦衢下至澗邊仰而視橋石兩兩鈎連勢若
危動始爲目眩舌吐上有紀歲月名姓宋時石
工爲之真般倬流也澗皆深徹二丈許而橋之
下爲金井尤淵洞不可測俯視盤渦足幾不自
持橋之左顧尤奇鑱書石間所謂小三峽也其
右指則大石障焉石四面削成若人輦置而非
力可辦傳云水昔衝橋欲崩有異僧出叱石止

焉今輒謂觀音大士遂龕其上云已具酒脯復
還橋上立見五老峰森然足垂戲顧三君言曰
此老人濯足能無千載骨寒石皆殊色瓌狀坳
突撐拒種種變相積雨建瓴迫不得快狂怒恠
號雷轟霆擊卽子瞻獻吉極力摹寫猶謂未竟
鉅麗也大都澗之勝自天而位置若盡人巧橋
故人力也而構若天成樓賢之勝以此時白鹿
洞諸生從者四人曰請爲公導而之玉淵蓋循
澗行不半里而至玉淵水從翠微落左折而投

棲賢橋懸崖噴雪聲似小三峽而勢過之水作
深碧色土人云投綆至底可十八丈金井涓涓
易盡矣其傍巨石半浸水中上有玉淵二大字
偉甚宋張孝祥筆也徘徊命酒恨其沒於窮莽
廢寺之間乃呼四生各酒之人盡一器而別仰
望舍鄱嶺蛇行一線直入雲表紫且解衣就籃
輿揖盧王二君別去而獨以熊君從且輿且步
昇夫踵滕時在嶺下歷級百千度可半嶺以上
回身憇立下視彭蠡銀海瀾漫南康在其濱浮

烟一點青耳已而白雲四起瞬息奔湊下界若
失迤邐更上旁睨諸峰白雲滂出如絮恨不一
至其處不知身故絮中人也自下至頂皆斬巖
石骨幾無寸土嶺之上若天設一關度關而北
平土漸出截然二界矣乃知交廣分茅未是絕
異自此可輿走二十許里始抵火厰寺僧出迂
設茗就之小憇俄而天池寺僧亦至問以所經
歷諸勝處母令以遠漏游僧屈指皆十里內度
日未亭午易盡也乃從導者徑至天池天池在

九江爲最高矣然吾輿自含鄱嶺來時俯而下
趨者十七望天池仰而盡級者不能十之三故
知廬山高當在南康也天池者顛小池也不涸
不盈石甃之池之來舊矣而寺新於我高皇
帝答神祐也旁建一閣曰凌虛華計部雲所創
以居游者先是余兄元美自楚歸過九江同程
生姚生等登天池題名於閣而姚生者余客也
至是亦從凡兩登矣感宦游之不常題一絕句
於側乃與姚生飯而熊君輿稍後尙未至飯畢

出過四僊祠祠所謂周顛僊人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也又稍折而右爲文殊臺臺下臨無際平疇藹藹若浮水面泉從灌莽中下墜鳴聲日夜不絕鐵船九奇諸峰爭奇競秀爲一寺勝處云間所謂聖燈者僧云歲一二見如火毬纍纍而至若現若滅有緣者遇之立久之返嚮而報熊君至乃相與約以次歷覽諸勝處出寺首從馳道行可二里許至御碑亭碑石穹窿形裂瓌偉其文則我高皇帝親御染焉大都述周

顛始從洎後奉藥事甚神相與歎息自古淫辟
傲相覲終身一遇而不可得真主肇宇禁殺遏
絕而神愈至我 聖祖豈唯功德是報殆以寓
叔皮王命之意焉其山陡削卓立外絕無障援
衣肆覽長江縈抱如帶上下二湖渚田間盎盎
若沼真窮千里目矣下御碑亭行里許過一山
石壁幽雅稍衍其前有鑊於壁曰古竹林寺僧
指謂余曰此聖迹也指其前兩小峰左右峙若
雙闕者曰此竹林寺鐘鼓樓也蓋以形似傳會

云而竹林者竟不知其何始大率如五臺所謂
化城耳踰竹林復一里許至佛手巖巖之旁有
寺寺有僧寮可坐以無奇弗爲止徑趨入巖巖
高可二丈中容數百十人其端攢撮有類六士
接引指相故以名巖石嵌空碧色暗泉滴瀝清
涼境也余所游名山獨太和時時有之餘亡及
者因亟命酒脯卽巖中設坐與熊君酌焉熊君
知余以姚生從也請得與偕余固辭而君固停
匕以待乃亟趣之來則相與盡數白而行謀復

往觀所謂寶樹者樹在上大林寺去天池輿行
可四里而遙幾及山麓矣樹有二其一亭亭道
傍扶疏四垂妙好端正若洋屠所畫瓔珞琪樹
者相傳一異僧自西土移來近忽出一癭作人
狀僧輩以爲大士像云其一生澗旁枝葉覆塵
根出石間泉淥淥流其上樹之美故讓道旁者
而所據勝不啻過之度澗而北爲寺寺故燬於
野火僧募復之外設籬落內爲板屋雖朴若邨
居入其堂奧如也余絕愛之將就宿焉徘徊少

頃麾從者置酒脯於澗石余三人各據一盤
而坐美葉葢其上清泉穿膝踵間過寺僧復以
山簌佐懽酒至輒爵不知瓶之罄也從者以告
余亟呼取酒顧去天池尚遠而日且崦嵫熊君
趣行不得已復返天池就閣中小憇復爲具召
熊君歷敘游蹤縱及詩學久之將候月出以盡
文殊臺之勝竟腫腫不甚辯稍出至臺望下界
空洞黝深惟哀灘下瀉聲如梵唄而已微茫中
倘覲所謂聖燈者庶一覲焉度不可得乃返就

枕質明而下山丹梯峻甚倒昇却行凡御碑亭
竹林寺諸山背皆當吾面步步惜別而尤奇峰
迤邐下垂尤可人意計每至一亭輿夫輒就憇
焉至錦繡澗泉石尤奇飛梁跨其上佇立不能
去自此而下大都莽莽無奇觀矣惟泉聲時咽
依依猶似相送者是時九江之候吏俱至稍紆
入東林寺九江倅宋君司理馬君皆以同鄉來
迓且送爲具東林寺余復邀熊君過焉相與眺
香爐之峰跡虎谿之笑尋遠公之故事依稀若

有遇者而白蓮池已不可復蹤矣熊君故善飲以巨觴觴之別去夜抵圓通寺而廬山始去吾目王子曰余讀桑先生廬山紀事甚夥而三疊泉最勝最難至余所歷不能半然自南康度九江其大要可覩記已山之在南康者石九之土一之故其山骨削泉都作雷霆聲在九江者土石半故其山膚秀泉都作松濤聲其大要如此蓋余常游太華及太和皆登其巔巨麗極矣而茲山在南康者頗似太華削成在九江者太和

南巖諸處近之皆具體而微云至瀑布水谷簾
泉百丈懸沫彭蠡湖萬頃下浸茲山擅之伏抵
於游相甲乙矣

東游記

萬曆丁丑秋閏八月王子朝於京師歸竝故道
返於間井中間忽念生平之游缺焉於懷者三
而茲行可一舉盡也泰岱爲五嶽宗客歲登太
華巔顧獨於岱宗一履齒是忝將爲青帝所誚
釋褐且二十年不識闕里暨林作何狀其若在
三之義何又故人李于鱗物化八載雞酒之醅
弗躬喬玄當令阿瞞腹痛失今不假傳二行病
夫業且歸臥轅不北矣恐遂爲終身悔乃自奮

曰卽病必崖而奪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傳車
至德州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入平
原竝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是
稍東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累東諸
侯奈何曰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浙之叅政者
曰舒嶺之叅議者曰陳兩公者先公一日行矣
余喜而從之于鱗家歷下而齊河去歷四十里
而近業欲拜于鱗墓不可令兩臺使者知乃計
爲羸服間行而先一力聞之于鱗子駒駒報曰

先人墓在長清道中毋煩間行也余益喜過望
遂發齊河稍折而東幾迷失道會候者至云墓
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駒至卽與偕行墓所
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樹非得駒不能識
也問之云將卜遷別葬耳佇立凄然具酒殽設
拜焚所爲文及詩雨泣而別日暘抵長清聞舒
陳兩公尚留靈巖寺亟以一力先約之共游二
何陳公以刺來迎乃趣復前侵夜抵嶧山鋪宿
夜大風寒晨起躡霜而趨舒公刺迎者亦來知

兩君子能爲我留甚幸入山行可三里許始爲
馳道陡壑中斷石梁跨之甚雄遙望諸山圍列
鱗次天設屏障梵宇浮圖湧出翠微間真天下
奧區也入門禮大士畢卽往舒陳二公所口占
一詩謝其見遲二公已設素食相留矣飯畢具
軟輿二僧導而前凡山所名勝處率一至焉靈
巖下垂一石人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渟泓
亭而覆之涓涓出於佛足復匯爲外沼而漫流
山麓間已忽伏而不見者泉也別院曰達

摩旁湧起一鐵金塗之高可四尺濶殺其一背
僂面拘天爲紋縷作水田狀者鐵袈裟也已稍
捫歷而上至一亭而止度其上不可登仰視絕
頂下有平壤草木蔭映絳宇出焉有廬其傍者
一僧一行居之時上下取水如是者五寒暑矣
意其人脩頭陀行者恨不一見瞻眺久之而下
時舒公小劇頓泉亭相待予與陳公迤邐下從
之返舍視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東所無也
小憇復出講堂前摸宋碑數通讀之步入香積

廚見復沼二泉盎而不溢其旁瀧瀧細流環之
問之僧云又一脈也廚之後復有來鶴二泉盎
如廚泉而細大都茲山以泉勝其泉或盎或流
或伏或見或交或斷僧亦不能盡名也寺當天
下四名刹像構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屠七級
標其右余與陳公據閣巔而望焉浮圖不盡四
級而止其山四圍故不能遠眺也下浮圖而南
爲魯般洞洞上緣傾崖周甃以石而成二石門
內健不可入似爲開山僧埋骨地云於是山之

勝幾盡獨所謂通明覈者未之見僧云出山二
里外傍去不數武可望而窺也余兄元美嘗爲
余言靈巖是泰山背最幽絕處游泰山不靈巖
不成游也問山僧余兄所題處得碑二碑皆手
書詩皆十二韻凡經再游而得者去今二十年
矣是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排律一首韻如家
兄數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與舒陳二公
魚貫而行午舖後抵泰安州州守迎問登山期
余輩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在城中得以其

陳汪謁焉廟制宏敞城其四周前爲門者五中
爲饗殿後爲寢宮儼然帝居也穹碑古栢森嚴
布列前除怪石碁置視其題刻皆宋元間人浮
海來獻者予與兩公拜畢循覽四顧而下則州
守已張具別館矣雖饌皆素品而設樂爲禮甚
都力强之陪乃坐余甚愧其厚爲坐久之起更
永見頂山如在檐楹間可俯而窺也凡山以夜
色視則卑皆兩公所未試者聞余言以爲奇漏
下二鼓而散次早戒行舒公以服藥請後從予

與陳公兩肩輿先發至更衣亭始屏騶從易軟輿而上是日氣朗風恬游意甚愜見兩山腋抱骨削流泉下注陡壑時爲瀾瀾聲仰視中峰雲氣瀰漫其上始覺泰岱爲高顧輿夫力疲下就一壤憇焉望汶水如帶諸山培塿獨徂徠當其前如大賓無少降意予與陳公歎賞其雄已復就輿歷橋而上左一石墳起細泉漫流其上而出逶迤墮右澗則所謂水簾也石卑而泉涸不能奇已又折而前見所謂馬棚崖者屏立

道右稍當奇觀歷磴久之地忽平衍可三里許
土人名之曰快活三余昔游華山備歷艱阻亡
論此山平處卽大崎嶇不能當華十之三因戲
題一絕云曾爲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三
非謾語也又前爲迴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
行久之抵玉皇閣石關當其前茲山一隘也從
閣折而西盤紆直上三天門出焉其下兩崖削
立樹木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撐瀉作潺潺
聲穿隙而墮坐石弄泉不仰視御帳崖真爲勝絕

處御帳崖者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爲憇客亭傍
植二松鑱石其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丘
隴間常木耳爲之失笑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縹
緲雲霧間雙闕天峙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
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
徑也且輿且步至天門則蕩然平壤矣爲市而
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霞元君宮焉前爲焚
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朱戶楔棹儼立
天闕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小憇公署卽俱

吉服瞻拜焚施而退考道書元君卽華山玉女
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游玉井客否相與
迂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游諸峰巔巖障
羅立鐫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者爲
磨崖碑唐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爲蘇
許公書隱隱尚可辨已爲俗子書四大字蓋之
矣稍上而北絕頂峙焉石湧起爲小阜屋其陰
而垣之前跨高標秦皇帝無字碑也碑形廣厚
四勻上爲幢蓋余斷謂非碑蓋旣封而標識其

顛耳獨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
之乃知驅石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南眺所
謂日月吳秦諸觀捨身石梁諸崖與古封禪臺
宋東封玉簡流出處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
與南望汶水遠從萊蕪至徂徠障之北來諸流
併入螭屈蛇騰西流無際羣峰蹲伏拱列青烟
數點時爲聚落目力所至乃過徂徠南境茲山
僅當門戶一巒非復向時相賓態矣西顧日色
黯黯雲霾時翳遠水燦落映日如星細視久之

始別爲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耿耿欲墮非
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蓋辰星先日而下
居恒不辨見之耳上下稍劇余與陳公據石而
坐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陡起一山梵宮翠色隱
隱旁抱周廬意其奧壤可游也問之羽人曰尼
僧所托故無他奇遂已於時纖颺不起燠若春
和竟迂舒公不至遂就峰之別館憇焉則日已
崦嵫亟呼陳公憑垣而望熒熒半規漸沒虞淵
亡異尋常見也獨已沒再吐若瑪瑙盤絳紗蒙

之真從水底見其浮沉故是人間一大奇觀耳
時舒公正禮元君畢余二人望肩輿冉冉而至
至則陳公爲主將入坐陰風四起手足忽在層
氷間亟起易衣呼酒敵之已乃向舒公詫諸勝
游舒笑曰卽讓二君顧茲山第一奇不佞先之
矣叩之則李斯斷碣舒公署中物也爲之撫掌
酒罷散去約以雞鳴登日觀峰望日初出未晨
余先二公往則屏障酒果俱從頃之二公至了
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背入厲甚亟蔽以屏

陳公擁毯而坐猶戰慄不能當乃呼大白運浮
之身稍得住已而霞光漸起才可辨色見一狀
赤丸半露雲海間亡異沒時再見者迅復不見
良久始復出則已爲陰雲所翳無他奇矣奈聞
晉中書紀游姓名紙上將勒之石袖腕僵不能
出須火乃成書高寒異下界乃爾書罷涯舒公
所觀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可讀
天護神物也其旁爲玉女池碑紀之亦一勝云
舒公將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

復就別館張具余爲主人猶素食以三公有事
科醮也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
之曲阜也天忽作霧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幄則
舒公兩以僂人力挽蓋舒爲石經峪主人也余
不得已停石經峪待之峪去道傍不半里石可
坐數百人上勒八分書皆佛經俗傳王右軍書
非也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石之上幄高三四
尺許泉奔瀉直下侍郎萬公大書水簾二字鏤
深寸許泉漱入壑中殊有勝態萬公又爲石亭

臨泉旁亭之左磨崖高二丈公鐫記其上頗當
下方絕勝處余坐亭中臨流獨酌久之二公乃
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坐盡一鼓而下燈火
夾道迤邐入城漏下三刻矣頗慮以供億累州
民一切謝遣之擬以明晨間道走曲阜陳公欲
往寧陽有所會約余二人停曲阜以待次早遂
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悉集侵暮
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觀閭井蕭
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詰

服伏謁闕里廟制巨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
述功德婆娑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藟合抱
千雲材也獨所謂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
枝縷紋左向色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崇異代
生理猶存爲之吐舌予不語怪胡此變相無殊
二氏耶漢碑皆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
奇古行天下所見太學石鼓文及是耳覽竟磬
折而去可百武至顏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
肅拜而出門之右甃一大井爲亭焉碑名其里

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可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臥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櫓栢夾道周甚偉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門聞笳吹聲驛報陳公至矣余與舒公迂之門卽與俱入墓所候陳公更衣共拜亭及饗殿俱蕪壞不治余謂此衍聖公責也何必待官家循殿後行子貢所植楷在焉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曰子思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

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
拜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
二墓循覽墻內果無荆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
衍無大原隰山皆纍纍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
爲之案余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
殿設碧瓦周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爲魯
靈光殿址云故知今城不能當魯半也出周廟
遂從東城入懋金署頃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
予與兩公答拜具必贊公爲具款焉告以將之

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嶧山旁意忽之且倦游
矣然猶不能忘懷至臨城范大澈鴻臚偶會余
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余曰未也范憮然
謂余君柰何釋此奇觀其石皆嵌空璽瓏第稍
難陟耳余爲恨恨不能已抵家久之將握管紀
勝會故膠倅呂君相過道泰山事曰恨公不能
游山北隈坳間石大奇勝非山陽比問其地正
余所指尼寺也因歎茲游得假傳車乘簡書之
隙扶病登拜頗愜生平願然猶有遺憾若此因

併識之以告後之游者

游二泉記

余旣以未登文殊臺迫視瀑布泉爲病而三疊之勝寢興志之顧誅於衆說或曰標道路遠近且有猛獸毒虺虞非多得嚮導不可往或曰往返不可日計深山絕澗中無民廬舍難可盡日力或曰春夏草樹蒙翳決不可入以初冬時往雨則滑而艱步不雨則涸而無奇觀然余意雅欲究之不爲懾止九月朔方伯靈壁劉公罷官歸約過余爲白鹿開先游余喜默自幸瀑布之

勝可窮亟呼婦飭酒肴具以遲越五日劉公夜至開先寺宿報者至晨起亟披衣往從之游公謂余龍池勝易竟業不能待子請與子登文殊臺入黃岵寺可乎余即從憑之登劉公時已謝諸迎者獨請以南康守盧君從而劉公携少子偕來併爲四人游出寺行田間里許易兜輿而上屢陟隘口舍輿而徒見清泉豐草輒就憇焉迤邐再上至昔人避兵寨意卽所謂黃岩若者寨漸近香爐龜背犀牛諸峯俯視姊妹石娟娟

下作危墮勢蛇行轉上里許路稍寬衍文殊塔
出焉塔據一峯峯拔地削立數千百尺下臨不
測卽所謂布水臺也丹葉翠篠蒙嵯翳谷可愛
循嵯東行數十武至塔所以石甃其四周風高
防敗也然亦漸廢不治矣塔前一石橫出數武
險絕難上惟寺僧習而登焉山疏謂之定心石
或謂四望石云一名險一名景也其南望正與
瀑布泉對懸涯萬尺轟轟下瀉墜珠飄練澎湃
百狀當泉所注石都作異筋理蜿蜒蜒龍爪

拏攫洗削萬古如新真茲山勝絕處云時秋潦
方收從山下望僅如一線不登茲臺焉覩所謂
瀑布奇哉盧君方施榼塔下予與劉公銜杯諦
視久之復返故道從南上入黃岩寺寺據雙劍
峯下四面皆峯巒林木拱護中有丘田泉出其
傍亦一奧壤也僧廬湫隘無當勝處乃循澗而
上求所謂黃石岩者岩石大可三楹下空洞可
屋昔有道者廬焉緯蕭甃甃居然坐臥處也已
下而就澗石選勝班荆復設酒脯兩劍峰崢嶸

競出嶄嶄來逼人即所傳老龍洗潭處遠不得
至而瀑布泉水已潺潺在吾杖底矣逡巡不欲
歸下方久之始下飯寺中顧日尚有餘晷因復
迂行至萬杉寺觀刻石而還劉公出鉦金命僧
修文殊塔顧余盍共此勝事余諾如所施云以
次日復從公爲白鹿棲賢之游上含鄱嶺遇雨
宿擲筆峰下晨送至上大林寺婆娑二寶樹迫
先忌別公而歸歸可十五日幸勘簿書之累乃
心未嘗不三疊也先是雨數日微霽已大晴太

守盧君司理丘君入見言次稱大夫亡意爲三
疊游乎予曰幸甚誰與先者二君曰已今人微
知道路薙草萊竟日力可往返予喜謂即今日
可行乎曰可亟發教往縣尉懼弗備白請以明
日行余曰即弗備固亡害奈何重失佳日遂簡
車徒士皆裹糧而從余先之盧丘二君蹤而後
始由九江通道度中館舖五里許別入觀山下
望五老峰近可握衣已稍背而北從榛莽中至
一民舍憩焉二君薦餅餌畢請易筍輿行行百

武卽竝澗澗水建瓴下入草間已作潺湲聲山
依澗而上漸高若設屏障傾欹愈奇意卽所謂
屏風雲錦也已渡澗而北稍上更折而南巨石
縱橫澗中水勢瀾湧鋪瀉石磐懸注旁灑已覺
應接不暇乃下堦輿立石間賞歎久之自此徑
仄石礙漸不可輿矣蛇行數百步澗皆巨石前
拒水不得下迴流怒擊湓湃欲倒而澗傍故道
前視亦盡障塞疑便與人世隔絕稍進迫視
罅天啓中洞可容數人劉世揚所題玉川門李

夢陽所謂白鹿洞也人皆偃僂而過輿不能從
過是又作別境矣兩崖鐵色壁立數百千丈峽
水森束轉急仰視不寒而慄徑皆蒙茸細草或
滑磴但容一趾徑窮輒渡澗澗石亂插水中猱
接騰踊下上僅免濡屨惴吁相屬幾不自支前
覺有異衆譁謂三疊泉也乃稍定氣徐陟至則
山崖四面陡削樵徑絕焉澗隨山止而三疊泉
從山南最高處冉冉盤空而降初級如雲如絮
噴薄吞吐流注大磐石上水石衝激乃始滌回

作態珠迸玉碎復注二級石上滙爲巨流懸崖
直下龍潭飄者如雪斷者如霧綴者如旒掛者
如簾散入山足森然四垂湧若沸湯奔若跳鷺
其聲則蘊隆之候風掀電馳震霆四擊轟轟不
絕又如昆陽鉅鹿之戰萬人鳴鼓瓦缶相應真
天下第一偉觀也潭中流峙一巨石屹然砥柱
好事者嘗勒名其上俯視目眩予乃隔潭據一
大石呼盧丘二君箕坐敲石煮松溫酒浮白酬
之坐去瀑布二十許丈泉濛濛時灑人面先是

日午煖甚捫歷流汗已坐稍稍涼既而嵐氣襲人背袷驟單覺閒然幽境凜不可留而意苦不能釋去二君告日肝乃起令徒隸拍掌嘯呼山谷響動泉若加駛下視兩峽天闢日光晶晶下散平湖覺此身如在仙都鬼谷迤邐亟下出洞門就梵輿步步惜別至山下始就民家露坐而飯日昏黃矣是日也誠不自意獲此奇觀自謂生平一大快云大都茲山以泉勝而泉之勝以從峰頂四下與他山泉出山下者異未登文殊

臺青蓮諸詠便謂溢辭况三疊泉瓌偉奇麗僻
在鳥道太白子瞻元晦所未探之奇其邦縉紳
士衆老死所未識之境一旦余以守吏賈勇而
登覽之獨非幸歟余懼夫入開先而遽返者薄
廬山爲常觀而妄肆譏彈故記其大略以示游
者爲茲山一吐氣焉

遊鼓山記

鼓山東障大海其高蔽虧日月蓋福之鎮山也。由東門行至鼓山寺可三十里而近由寺登山至半山寺可五里而遙由半山登絕頂數如之始余爲督學使者時左伯陶公景熙屢約爲鼓山游弗果已量移左叅政丙戌春正月來自莆中右伯陳公玉舛以政暇倡爲游憲副錢公恭卿徐公克賢僉憲劉公質之暨余實從吏之閩帥盧金陳三君因請具醕

補以從卞月之卅有七日昧爽往右伯米起
余整冠而待門者報臬三公行矣頃之右伯
行余踵而從時天大淞霧既行彌甚田間幾
不辯咫尺無論鼓山所在行久之霏微中忽
有山家知招提近矣更前見繚垣頗峻山僧
出迎寺榜出焉門徑幽窅有泉如綠漿石梁
跨之梵宇之後爲方丈甚宏殿三帥席而待
入揖問臬三公所在亟從之僧寮花木頗深
三公遲余二人不至方設象戲余拉之出就

三帥飯謀以軟輿登山須臾霧屏日荒茱白
矣山徑皆施石磴諸軟輿魚麗而登行里許
見巨石立道側篆刻游人名紀年至正蓋元
人筆也更一里得一亭輿人憇焉側身回望
白雲都在下界羣峰縣屬各擁青螺髻方山
一臺僅吐尺許意象超忽不似從人間行茲
山第一觀也山多石面泉從半山墮瀰漫瀉
石間作涓涓淅淅恨泉脉稍微無廬山棲賢橋
下聲耳更上一巨石若端冕而立不知何人

大書其上曰高山仰止越巨石行又二里許
爲廢亭石碑猶立蔓草中稍折而南入一隘
門卑僅容輿兩嵯削立爲磴數十級而下劃
然中啓靈源洞在焉靈源洞者四面皆石壁
中裂一澗深可二丈許其端有若洞者故以
洞名澗上爲石梁甚鉅可席而坐橋左築小
菴兩楹於澗上道者居之三帥將以榼就菴
而飲湫不容膝乃復出飲橋上橋左右皆勒
游人名字多篆隸古雅可愛最前者宋嘉祐

間知福州燕度偕其僚佐來游字作蔡端明
體罷後者爲我明屠尚書僑張尚書時徹時
爲藩臬同游字殊不逮最鉅者澗下云石高
正得二丈鐫一壽字搨工方施紙就搨焉澗
形勢甚偉而酷恨無泉山志云五代時僧神
晏誦經惡水聲叱之遂西流故又名喝水巖
大爲游入減興今安得復喝之來也問泉所
在渠者左折循崖而南鑿爲龍首有泉吐焉
楚屑爲池盎而不溢伏流下墮草間即寺前

所見水源也余愛其清駛掬水而濯徘徊間
爲右伯諸公促行乃復從隘出循大道而北
更歷廢亭一山忽可田見短垣中數樹桃花
人家歷落問之乃半山廢寺僧寮也寺枕太
頂峰下聞甚宏麗爲野火所焚門之外故有
羅漢泉門址尚存行數級輒得一遺址如是
者三四歷而後爲方丈蓋煨燼之後山僧結
茆而廬三帥復傾榼其地錢徐二公銳欲陟
山巔而帥陳君復盛言望海可窮羅源連江

境遂亟登輿山僧髣夫俱有難色蓋自此上
大頂峰皆仰面行蒙茸間無復石磴矣陳公
與余輿最先山高風漸厲而日更朗潔炎之
始至巔多積石其均處甚累似曾亭之久爲
海風所敗矣亟問僧晦翁先生所書天風海
濤何在乃刻一臥石上書楷而適稍不似采
日書因歎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誇詡勝事
使人欣然願往則以先生石間書故士安可
不自堅立陳公稍倦登降坐石間遲諸公不

至欲返余固挽之小立則諸輿冉冉至矣因
復與窮四面之勝其南則方山削成平田盡
見伏而不敢稱賓南臺西峽二江分流忽合
脉絡明甚諸小浦紆回儼若游鱗注于大江
西則南臺石梁虹臥江上歷歷若有人度福
州城垣枕山如帶芋原江右抱而來無所不
見北指連岡重叠漫衍海波穿入其中皆羅
源連江二縣境也東望大海兩江北匯是名
馬頭稍北而諸溪盡化爲鹹海矣猶恨諸山

包絡其外未究太觀惟正東日出處曠望無
際若紅霧數十里羃之問僧云是毒花所所
面大海又云紅者是海軍大沙然不能盡解
也余與錢公立談久之興盡而返下至半山
陳公息僧房羣公至拉之出浮數大白而行
日已西矣於時纖雲不興大江來盪吾胸浩
然生白而獨目所射處閃閃作紫金光亦一
奇也入寺饗三帥宴飯而亟易輿行日在崦
嵫十里暝色城郭生烟比入城元宵燈火光

照乘矣大都茲山以峻名以登眺勝靈源而
外奇麗無聞而右伯及諸公猶以登頓爲勞
眺覽正奇爲恨第吾輩日坐堂皇理簿書自
境不四游一旦以公暇聯鑣登高山望大海
循覽名賢書蹟俯仰今昔亦足舒其逸矣何
必更希奇麗爲觀耶或曰登鼓山須秋氣清
小琉球隱隱可望云以俟左伯景熙歸而語
之

游鼓山記終

游石竹山記

石竹山高亞鼓山而奇不能當九鯉湖然傳有九僊靈蹟山巋然峙宏路驛道傍可順道往無遠遊徵發之費懷之久矣會遊鼓山同游者盛言石竹之幽勝余時以正月之廿六日卜返莆中檄傳吏廿七日止宏路旣石竹山宿焉是日乍霽乍雨甚虞霖霖之廢遊日方中至宏路司理劉君時視福清篆循故事出迓余微言雨怯前途而石竹近可遊劉君

言業已除衛具辦矣顧者幸不雨亟入而飯
出而就輿視石竹眉睫間物耳然歷數崕屢
循無患溪行可十里而迄始至其麓山形甚
陡不可輿乃易小兜行山散多石而窳樹樹
皆不植而蕃路仄徑紆舁夫枝柱跳盪都不
成步仰視蒙茸中嶄巖骨露稍迫翠微旁標
一石云別一洞天至此巨石齒錯稠木交加
扶留屈詰綴若連理兜中應接不暇矣積雨
之後雖蘚磴加滑點蒼滴翠彌助其幽左望

積石平上如臺石或人立樹多側生則所謂
仙人坪也鳥道所不除稍折而右觀音巖幽
焉巖石上覆長廣數丈而下爲徑路甚狹柱
而飾以棟桷中設大士像兜輿度其前容足
而已由巖而左迤邐更上石壁圍環如削鐫
書其上多今人詩也三石攢立中若有窩曰
化龍窩石紋如鶴睛明見之曰鶴影石最上
一卵石若碑而立不知何人草蓬壺二字度
蓬壺爲紫雲洞劉君已先至出迓余下輿揖

問所之君請入洞洞廣不盈丈溪倍之上壓
巨石若礮而砥左折得門兩石隘之劣可容
身偃褻而過稍得平壤九僊閣託焉由閣而
左復得一楹山僧所奉大士羅漢閣也余易
服禮畢載返九仙院將有所禱劉君已爲余
具牲醴予拜且默禱自以學道無成強起兩
載未知稅駕之所初不萌異望也真畢解帶
與劉君凭闌下望閣去地可二里餘無患溪
從西北來合小溪蛇行山麓群峰奔突四起

而中示山樹籠其上昂首銳尾宛似一魚撲刺相向則所謂仙鯉山也蓋土人以九鯉僊故傳而神之然亦酷肖矣由大士閣更折而左爲僧居及香積其前可望龍江浩渺接天與九仙閣各具一勝覽云由香積而下面石崖觀上有圓竇曰出米石相傳竇初生時僅容粒米出不竭可足一僧飯爲貪者導之稍廣僊怒而止米其說殊某唐下香積復躡而登石壁屏立中闕可坐磨崖而詩者上爲

龔侍御王總戎下爲王僉憲二王皆大不利
豈以斧鑿爲山靈所惡耶從石壁右而登數
級得大石焉曰醉石云是九仙醉臥處去醉
石數武而卓立崖上下臨不測一石曰摘星
臺爐其上而二石梁之以度危視太和之捨
身崖稱茲山奇絕云立久之更上一石屋空
其中僧云是僊人丹竈酷無他異不知何所
據而屋之丹竈而上道稍稍窮復返至九仙
閣劉君言山多狙公遣以吏卒從諸狙爭來

攫果餌大呼擊之乃去先是憲副錢君爲余
言山有兩蒼狙巨甚携二子挂樹間歎余不
見當是爲人逆逐耳揖劉君少退憩菊斗室
中從者謹言狙公見余出就視兩樹可得六
七枚其一坐樹杪最鉅即錢君所見也劉君
以榼具告選勝須九僊閣前而隘不可席乃
之大士閣強劉君爲賓主酒再行而下界忽
黯不辨色空濛中但聞哀灘聲初疑薄暝已
知爲雨候也旣而烟霏驟開白練自吐明滅

倏忽皆成壞觀縱談良久侵夜而別返臥室
中灘聲甚厲石牀清冷久不成寐因占一律
已而交曉得夢甚奇晨起稍爲劉君述之不
鮮何祥也因索紙筆書所占詩付山僧而去
山多幽石灌木傳以靈蹟雅勝鼓山而恨眼
不見流泉問僧云有洒耳泉從左下可數十
武而汲余所飲是此水也秋冬泉涸無雨至
下山汲溪流飲之僧又云山之下尚有虎跡
峩仙井仙苑石其巔有狀元蜂螭房穀濟貧

筭僊棋盤僊履跡諸勝處大都不能勝所見
云

游石竹山記終

游九鯉湖記

閩山以水稱奇勝者即三如九鯉湖且著夢
靈宦遊者多禱焉余始爲督學使者迫試事
不得往已晉叅政守莆竊自喜爲地主乃牛
檄僊遊令延莆山令黃天全志鯉湖山人宰
全之年且七十能詩文余舊知也度山人往
可一月許而余始謀爲九鯉游二月朔雨其
而余亦逡巡有所待者王生湛未至湛字汝
存余督學時所取好古士也四日雨良已五

日湛至六日昧爽成行湛以鹿車從出蒲西
門循城北行已折而西入山霧滃九華嵐巘
出沒長松夾道都着黃花香來襲人輿中得
二詩行三十餘里聞澗聲甚厲憑軾寓目恠
石林立躑躅亂開一佳境也四十里得民家
飯焉已乃涉澗望雲際高山當懸絕而登昇
夫喘吁相屬如是者十里而至頂頂以西萬
山綿亘前旌皆度翠微上路僅左擔下臨不
測如是者又十里而近湖祠之羽士來迎知

靈境不遐矣地稍稍闢爲石田可耕可廬其
陽碧水湯湯初不知爲九滌上流也橋曰鯉
湖度橋而登一嶺可半里許盡嶺而滌見聲
始喧目不暇接已爲舁夫送置迎僮館館即
余宿處也入門更衣仙遊令謁畢次黃山人
來接以賓禮遷問令祭品具者當來言今白
具辦盥而往可數十武而至水晶宮則鯉湖
正當其前水晶宮者九仙所宅也余時意交
於神甚虔拜而命諸生讀所爲祝詞畢復嘿

自禱大都如石价山旨而語加詳真已出就
湖前小亭答山久拜復召王生偕遣使謝令
暨諸生使君且與三客褰衣遊毋相迫余乃
易衣起羽士前爲導山人選竹爲杖而從山
人故善談而勝具不衰又雅熟山中事余倚
爲游宮之西石壁嶄巖佳植籠映勒天子萬
年四字甚偉宋人陳謨筆也壁下一巨石如
鼓屹立湖傍一人撼之輒動又一小石曰玄
珠湖水溢則與俱浮皆號靈蹟云覽竟稍左

折而北得古梅洞入焉洞故有梅生其中顯
名者遂以古梅名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
而可廬九仙閣峙焉前植老梅亦緣洞意也
余三人登閣徘徊望鯉湖水如玉雪可餐而
橐中偶携吳中天池茗來命汲水烹茗色味
俱絕再啜而下始謀選勝以觴山人云此去
而南為瀑布泉為龍擦石山之第二濤可席
而游也於是復循洞出行可數十武而至山
之邑先諭諸候吏布席以待至則三人鼎足

就坐焉余時猶齋素而歎不能卻酒以塊壘
須澆諸瓌觀非是莫領也問橐中有携樽在
亟呼之煖而進其地北對水晶宮水從湖中
穿龍擦石下瀉危石長如匹練故以瀑布名
龍擦石者紋縱橫若鱗日晃之光來射人怒
流爭汛聲若雷霆又如數部鼓吹而石間紫
躑躅盛開彌益其態王生故所未覩大叫絕
倒謂不從先生來者幾虛此生盤中山藪甚
廉顧流目快心杯至輒嚼蔬不暇佐山人又

盛言珠簾玉筍之勝當倍瀑布興益勃不可
遏輒奮衣起從此而下徑益傾欹以兩人掖
而行幾五百步而至是爲第三漈稱竒絕矣
泉自瀑布潏洄而下墮不測其右一石削成
數十仞水從上垂垂而挂可數十仞綴若流
蘇晶若聯珠是名珠簾山人所誇最勝處也
顧余所獨喜者水激濤湧噴薄飄空細者如
霧如烟粗亦如霰如雪粉珠屑玉簾外都無
勻水誰謂南中不雪耶予從石上望前一樹

樅枿未斬稍爲礙目亟呼力士斧之爲游人
除障斧之奇果益出而意猶銳觀第四湫閭
羽士可更前乎辭以滑不可下意未已更以
侍童往須臾返命曰此以下磴絕矣須更看
草橋行山人曰往吾總而下者數丈捫葛
躡僑而行者幾數里乃得窮玉簪之勝玉簪
水自盤龍山來與湫合勝不能過珠簾玉筍
而下羽流絕跡使君似不寧往余與王生相
視而嘻旣已無可奈何乃就山人選厠箕踞

布席復飲於時微日射水閃忽作五色光對
視薦臺岡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仰
面望九鯉湖瀑布俱不可見但觀銀濤澎湃
皆從樹杪下令入毛骨清徹顧謂山父吾老
是鄉矣坐太泉數武而飛瀑霏霏若來沾拂
巾舄坐爰之酒益進體頗益寒余與山人俱
御衿視王生色慄起睨路旁一石高可丈許
中爲半觚若洗若削山人賈勇而登余與王
生繼之政得坐三人中施榼焉天若爲余輩

設坐者柱是王生坐逾穩余戲謂此生翠雲
裘耶坐高而後殺目與珠簾辭而前望飛鳳
盤龍兩山愈親遠水蜿蜒上映刺天石壁又
一奇觀也匡坐且談從者以瓶罄告度日且
晡乃徐步而返立水晶宮前亭西顧皆穹山
稠木中闕爲湖下無片土豈非天爲神仙造
此境耶出亭而東爲蓬萊石屹立雷轟滌之
右旁施小閣步閣而南巨石數十丈偃臥滌
中江督學以達所鐫詩處也余方欲更步而

僊遊令及師生輩皆跂館門以待乃辭全之
汝存往別令肯已薄暝矣閉閣靜息嗽少粥
而臥中夜得夢似不如石竹而殊有綢繆桑
土意人云淦水震撼祈夢者多苦不得熟眠
余邁此亦良幸矣晨起復謁而謝九仙拉山
人請與俱東山人告未飯余復還館以待已
山人偕王生至曰從此而東雷轟淦石梁可
遊也余復易衣而行先視所謂丹竈者竈無
慮百餘處蓋石嵌空似竈耳水漫流其上遇

竈色加澄而垂綆有至數十丈者或云與下
四滌通理未可測也又東而近石梁巨石傾
仄不可步下藉以草數人勾連而行梁之上
已施坐設食矣梁廣六尺脩倍之四旁若斲
上平如砥左顧則雷轟滌建瓴而下右盼則
九鯉湖下墜如弱水於時陰霧霏霏別爲空
濛景余乃擘脯浮白以禦嵐氣不覺陶然將
別山靈命鼓吹振於石間水石加駛復舉數
酌與山人長揖而別王生從余歸行二里許

而飛鳳山更出吾南余復停輿與王生睇視
久之乃去余於泉石癖蓋天性也顧於泉恨
所出處多無奇即有奇巖絕壑又每恨水不
得注茲山故饒奇石然山所出泉僅古梅洞
邊一縷耳湖水乃從永福萬山中來所歷無
慮數十百里而九漈之石造與遇合相得爲
奇麗觀快心醒目自匡廬雁蕩外不多見也
宜其爲神僊所窟宅云何仙兄弟九人乘鯉
事頗杳冥又與淮南八公異顛末卽夢奇中

余未敢信然。然是地靈所鍾，世有神仙，定當顧而樂之。雨時淋漓，不可遊遊；不雨，後水亦微，咸勝余幸。以積雨後霽而遊，遊而竟日夕，亦自沾沾。謂有薄緣於山靈矣。歸而述之以記得題名若干字，詩若干篇。

游九鯉湖記終

游漂陽彭氏園記

元秉既以八月十四日爲滄中之游則謀於次日聯舟而游二洞玉潭凌晨發舟道經漂陽城下私心念今夕中秋節遂無勝地時元秉從兄思善以計部郎居憂城中余往弔之思善時病初起請爲具余辭不可思善謂非敢滯君行色有彭氏園去城五里而近此走善權道也盍始寓目焉以當中秋之勝集乎余始領之而行是日酷熱如伏抵園浹就泊日過午矣肩輿半里

許而至曰此園便門也余循之而入數武得一
橋又數武得石門一狀如關又如梁制甚朴野
過此栢屏蘿逕又十餘許武折而得大除山堂
峙焉堂甚宏麗前鑿方池周以石欄笑蘂披紛
其中後則洞庭奇石積植高下逶迤如螺而上
略似吾兄弁山之一余以爲即奇弗能當弗視
也獨池之南皆高岡茂竹長松四五株挺立竹
中望皆合抱一亭踞之正與堂對相去可十餘
丈思善坐亭中呼余上余循左除躡級而上岡

高不能二丈亭所踞視它所特高因就憇焉俄
而元秉偕諸客俱至亭小能受客十許人而秋
暑方熾然松陰竹色蔽虧蔭映岡前後皆水水
氣入亭覺意果俱涼矣思善顧謂侍童以榼來
小飲須臾酒至佳甚思善曰此吾得之鄰人者
酒數行思善請它往余意謂此亭可不負中秋
何必就廳事餽飮諸史氏咸笑謂君樂此竹樹
乎是方始耳余始異之姑遂導者穿竹西行度
一橋望其下即向所入門也嗣是迴環歷亂不

可窮詰或入松林或下竹岡毛立毳布盡如真
山或樹杪見水劃然游空或徑窮轉磴脩然別
構所歷亭館無數都不甚宏鉅閣堦架水點綴
清華而已如是者半里許始得画橋而憩焉橋
跨一溪其前澄潭天鏡曠若半頃灌木周遭如
甃如畫橋設朱欄碧油幔其上客皆魚貫列坐
酒炙亂陳余客姚生者後至呼之聲響相答迷
道竟不能前以主人導者掖之良久始至時余
族孫定鼎携數童自隨能爲新聲思善所夙好

也歌數闋思善叫呼絕倒浮白亡筭盡失病起
態矣酒罷復循南岍行見山花媚于道周紫微
烘於木末真令人應接不暇稍折而北更得一
潭竟不辨所自來但覩水際大松十餘株秀色
參天老藤纏之臃腫支離與樹無別蟠若潛虬
怒若攫龍掛若飲猿蓋園最勝處也松間一亭
軒敞特異彭氏別設盤飧以待物皆精好余與
諸君坐亭中望隔河崔葦深若無際歎賞久之
天忽作雷雨垂而下思善亟邀予起赴其專設

余乃扶雨疾行客皆踉蹌而從更數十武得亭
止焉則思善盛設其中亭所臨即嚮所游澄潭
北面也對望南岡竹樹葱芊烟水下上又別是
一境矣羽觴適進飛雨驟過沈雲卿詩小池殘
暑高樹晚涼之句未足喻其快也雨止飯罷尋
出山之路漸就平曠小亭曲砌細草幽花曾與
初徑絕久之始得園之正戶出而四望白榆高
柳列植周行杭稻芟荷離披掩映前瞻則遠山
隱約後盼則松竹拱抱亡論園中所有即此亦

足令人樂而忘返矣時漸昏黃甫辨人色思善
漫邀余入堂登山山多迴廊曲磴迤邐而登絕
頂是一平臺青油幕之亦是佳境然雅非余好
也餘客別踞一峰而坐各觴一二亟趣之下就
堂更飲久之出步庭際則微雲漸開規月半出
荷氣甚鮮歌聲互答舉觴瀝之是真不負中秋
矣遂與思善別而登舟大都此園之勝在長松
脩竹廣陂高嶺以地近山宜松故而主人自其
祖建士謙兒時已有茲園園可百許畝且七十

餘年祖及孫世增脩之則園之松又以年勝即
貴介王孫傾鉅萬貲爲之不能驟致宜余之噴
于茲園也

能久有茲園也夫

黃亨夫給諫蓋讀不佞游鼓山記而善之携書略云起伏吞吐如天外游龍矯矯不可羈縻紫陽一段足爲礪世之砥又云初微起以左伯繼以與左伯言終之及堂皇簿書一段此漢吏灋律豈卑卑掾史所能解者不佞甚愧其言戲答云記自凡鳥此亨夫筆端造化假其毛羽耳先是亨夫聞不佞鯉湖之行銳欲與偕而偶患臂痛止遂以二絕句壯其

游不佞謂亨夫一舉筆山靈已知即以
神遊稱四豪可也所恨者藉令亨夫在
行所助不佞記中語不知更作何態耳
三記成爲跋一通于後以貽亨夫萬曆
丙戌春二月吳郡澹圃主人王世懋書